

漢隱集

共六

~ 16
2358
5





和
2449/8
門 2358
疏
卷 6-5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九



啓辭

金希元與虜人問答曲折秘密

啓

十二月
兵判

臣昨日就見金希元于下處諭以為小邦遠來又
盛贊不戰服人之功則希元歡喜答謝臣問其與
虜人問答曲折則希元說稱俺初到滿浦招胡人
董坪古使之傳通宣諭之意則老乙可赤不信曰
若唐官宣諭則當自撫順所為之何故至於滿浦
哉俺答稱遊擊教鍊朝鮮八道兵官而俺乃差委



平安道鍊兵官也天兵八萬七千餘人駟逐倭賊
之後分屯朝鮮八道而餘兵則扈衛王京朝鮮控
弦精勇之士又過十五六萬弓箭火器山積其數
朝鮮欲以二十餘萬進入滿浦等鎮勦滅犯境達
子遊擊聞其言謂稱朝鮮於天朝屬國也爾達子
於天朝亦屬國也我當宣諭講解達子若不從我
言則當奏聞天朝一面將朝鮮兵入屯江邊一面
將天兵從撫順所勦殺爾達子無遺俺於是蒙遊
擊差委而來云則胡人果為信眼馬信馬三非之

子而老乙可赤副將也佟羊子亦一般將官也年
年進貢天朝慣解華語此胡等二百餘人來到江
邊俺督令其十六騎先入則渠將所持椀子盛麩
中費來燒酒請飲俺以為若不飲則慮彼生疑即
引而飲之胡人等信其誠心接遇也馬信等陳其
刷還朝鮮人口之功而要償殺死達子之命乃欲
進見國王彼此相為往來俺以天朝禁約盛加詰
責曰爾既犯天朝之令私相越境其殺死固宜矣
朝鮮邊將職在鎮守見有犯境的達子則得不勦

殺耶若朝鮮人入爾地方見殺死則亦復要爾償命耶爾既犯天朝之法禁又要朝鮮之償命此事體之不可為者也且王京去此二十餘日程非但程道甚遠此既不有天朝命令則進見國王相通往來斷無是理俺若率爾準許以不可為之事則是俺負胡游擊也游擊負孫經略也經略負天朝法令也馬信等至呈訴狀而歷言刷還天朝人口及朝鮮人口之功其訴狀則往在胡爺身邊明日當取上也俺見不許償命一事則胡人等又要得

朝鮮賞物俺說稱爾等犯境於法不赦朝鮮豈賞爾乎胡人說稱然則欲得老爺賞物俺答以我只為宣諭而來今無賞可寄爾然則我當稟游擊轉報軍門將以正月十五日為期期至我當親領賞爾馬信等說稱牛皮山近處木柵有五而其中精兵整勅二萬餘矣今老爺宣諭罷兵願老爺往者其撥兵形止俺答稱我既為宣諭則罷兵在爾等我豈勞往者如怕爾不信者然我馬信等答稱當及老爺未回前盡撥兵馬以待云俺又稱爾達子

或入朝鮮咸鏡道殺害人物而朝鮮不饒爾償命云云則馬信等又稱咸鏡道達子我都不管云俺謂曰若有一人作歹於咸鏡道則是不是問天朝當加兵問爾之罪馬信等答稱我等當盡力禁勅老爺如以文移口傳為不信則當斬首級驗實云俺差人楊大朝入虜中見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龔正亦年少客於遼東被搶在其處有子姓羣妾家產致萬金老乙可赤號為師傅教老乙可赤兒子書而老乙可赤極其厚待虜中識字者只有

此人而文理未盡通矣此漢聞楊大朝係是浙人俺與胡游擊俱是同地方之人待之甚為繾綣引大朝指示老乙可赤戰馬軍器所在處且言俺有一子尚在浙江爾若率來則欲以此金帛給遺云俺聞其言作一書使大朝傳諭曰爾若盡告賊情而無誤大事則我當招爾子使得相見云矣胡人所給紅綠金段是天朝撫順所賞給胡人所謂唐粧有常規者應用三十二疋每疋銀四兩八錢五分或慮稀貴價高則一匹當直五兩青布一百九

十疋藍布一百九十匹亦當並買頒給馬信一時
出來胡人青布則每一匹三錢二分此物若貴國
人往買則必有要索高價之患俺當與家丁一人
領貴國的當負役一人馳往遼東貿易而渡江正
月初生間馳向滿浦傳諭老乙可赤出來中路俟
其整備馬夫我當直進領賞既以十五日為期遲
一日不得明日盡為旬當明明日欲發行云臣答
以遠路辛苦往來今又親入遼東身上恐致勞傷
希元答稱一場事必須我終始完了勞苦何可言

我及言貴國將以此虜事情陳奏云賤生姓名願
於上本時從重載錄使得蒙恩臣答以當盡力云
則希元答稱多謝矣希元持已庶謹沿路禁教除
弊見其帶行通事權克中受各官賂物封署寄送
於江界府使許頊處而囚之于本府審問寧邊教
師等索賂殺人之事深以為痛憤所贈禮物亦不
領受云此人乃游擊所敬畏者臣欲陳近日教師
之弊而渠以我 國事纔返遠路慰諭之外並及
他言似不安於情理故臣則不為語及而談罷辭

出後令譯官李億禮從便開話細陳教師作弊之
狀仍以游擊中軍陸大吉書帖示之則希元大言
罵詈曰他餘事則姑不論矣戕殺人命是何等事
而大吉敢為庇護如此乎倭賊則貴國人以弓箭
抵敵而後或能走避此教師則不敢怒避甘受其
棍杖其害不可言矣游擊趁速撤兵是其福也若
上司聞此而使之拿還則禍辱重矣我當極陳於
游擊前勸令速撤云矣段布貿易價銀數過三百
餘兩而此事不可不急速處置監布則以川兵賞

給餘布周旋出用未為不可敢此 啓稟

請姑停陳奏之行竝得賊情並附 啓

今此奏請之行已為定日將發矣凡干機關利害
事廟議固已商量無餘蘊矣第臣愚妄過慮則有
不得不達焉者虜情陳奏雖似急矣而勅諭必不
及於正二月之前如專以冊封為重則機會似非
其時此行恐不但無益而已天朝於我國此請也
適有所嫌不即準許而皇勅既降東宮則其負託
之重不啻若例降冊封之禮而準許之意隱然在

漢後漢書卷九十六
六
其中矣唯其廷論方有所爭執故該部覆題不準
我國不深究其故而事情切迫繼為之奏請則只
賺得覆題中未安之語而事又不如意矣其所謂
溺愛子抱云者似非為我國語必有所激而然也
今若以此為未安而急於疏奏則得無為天朝諸
部閣所所哂而益相激耶且主持東事者石尚書
也而苦待 本國謝恩文字不准其舍人之往來
者稱說皆如此我國人入朝之時亦且招諭勤至
假令倭賊不盡撤還詔使之入國中已逾半年奏

陳邊情以謝皇恩而少紓其東顧之念者此乃石
尚書之意也講此封貢極為痛惋我國固不當有
所參預於其間矣第諉以如此而當此 中朝行
待東報之時無一言及倭情徒以非時煩瀆之辭
奏擾天庭則其意將以為何如耶由前之言則有
相激之虞由後之言則又恐抵牾石尚書之意而
深獲不曉事之譏今雖作謝恩奏不必以許封賊
退為言唯當陳達為小邦終始矜濟之事撮其某
地賊已退某地賊未掇等情據實直陳而善為之

漢陽先生集卷六
七
措辭可笑何苦執於為此哉且俟得此月念後則
此賊去留真偽間似有的信漸來觀其事勢並附
此奏而後啓行恐為穩當冊封未蒙準許一日為
急而事機所管亦難以一槩論也此等曲折乞令
備邊司議處俾無未盡之悔臣妄有所懷敢稟

進胡遊擊牌文啓

胡遊擊頃日發送木花于外方教師今因咸鏡道
監司禁賣買之事授牌文于臣如此臣姑答以賣
買是戶曹兩掌各司句管不可侵官之意而牌文

則時未修答續見中軍陸大吉手本反欲查明寧
邊教師作弊之狀極為無謂此則金希元所目見
耳聞者故只示此書帖于希元而姑不修答牌文
手本書帖並為入啓

中興洞山城形勢啓

丙申三月兵判

臣於初一日出去未及中興洞冒雨宿村幕翌朝
經抵洞口觀西北邊外城則三角峯屹立傍邊二
峯鱗次列立城子自筓終峯腰始起下到溪口旁
岸止為南邊外城又自溪巖始起上到西南最高

峰止為城有石門舊址即所謂西門中有一條路直抵于中興寺而路從山崖澗水間關屈曲道傍有雲巖寺舊基微徑分入於碧霞洞洞在中興寺主山後路到白雲峰而斷為進入內城城有石門距寺可數百步歷寺門東南行路分為三一由東門往來而城外有脩道成等菴其下即牛耳洞也一由東南門釋伽峴而下抵沙乙閑里一踰文殊峯達于彰義門俯瞰蕩春臺前野從釋伽峴迤南而西向西山勢漸斗起為文殊峰自文殊而三

峰西走連巨輿洞口外城所起所謂西南最高峰者相接勢極險惡文殊僧伽香林諸寺羅列于山腰而牛耳洞沙乙閑里京城沙峴弘濟院左右道路歷歷在目前城子又自彌老峰腰始起循道成菴上嶺又釋伽峴而上到文殊峰止為此其大勢也諸峰下走而為山麓兩邊參錯如犬牙各處澗渠洄流而俱出于洞口地甚急狹而不寬故人居不便唯中興寺上端左右洞壑土地有肉氣稍可依接也三角峰後面鐵壁如削其外即為西山通

行之路從彌勒院而回于牛耳洞道成菴上巔釋
伽峴文殊峰雖有逕路而四面山勢斗絕苟有十
餘人防守則賊衆累萬無若我何且重巒複嶺遮
擁遠近賊雖欲圍城其勢實難若於峰腰要害置
墩哨瞭而積粟其中堅守下洞口及道成嶺釋伽
峴數處則有天險萬全之形設令敵兵入其中又
有兩鼠鬪穴之勢莫測我兵所藏多少都城近處
有如此形勢而棄置可惜所欠者道路極險出入
有事倍勞人力城內少平衍之處人情亦不喜住

者至於城子頽圯十分之七八而修築之舉於高
峰頂上用力濶大恐難容易辦得如或招集各道
僧徒草創屋宇於要害處而分方授役修繕城子
則人心有所依賴而事易成矣其周回形勢圖畫
以啓

乞遣兵判省墓往還啓

臣以罪禍餘喘勉抑從政軀殼僅存精力盡敗遇
事茫然不知所濟昏昏憤憤唯欠一死日月如流
再暮漸近雨露之感益不自裁瞻想丘墓悲痛罔

極欲趁寒食拜掃而還當此多事之時本職勢未
可帶去伏乞 聖慈俯諒衷私亟 賜遣差以遂
烏鳥至情惶恐切迫敢此來 啓

內厩馬斃待罪 啓

臣以疾棘餘喘苟忝匪據事務浩繁倍從平時臣
之精力十不及察一本職且猶不堪而兼帶訓練
都監軍器司僕寺事俱係多事關重之地必須頻
數仕進然後可以撿飭屬官之勤慢而臣皆未暇
致察前日累度塵達乞 賜逭免者為曰曠廢罪

大勢難虛冒不獨為私情之悶迫而已至於大僕
之事經變之後尤不成摸揀撿督官吏恪謹其職
專在於提調而臣懵然不逮委諸下官致令內厩
之馬連次病斃極為惶恐伏地待罪

到平壤與審差官吳搃兵問答狀

丁酉知中樞
接伴楊經理

臣於昨日午時到平壤聞吳搃兵一行已到順安
而麻都督軍兵又於二十四日間渡江前來揚御
史方在遼東留駐云矣適會御史差官審國胤承
御史分付要起所住旁室於平壤城中持圖形指

揮於地方官臣往見講話問御史起居則答稱邢
軍門本月十三日間自密雲起身將與御史相會
於遼東御史過此而後方出來過江日期時未定
知張布政之行在揚爺之前伺候陪臣未知已為
進去乎臣答稱時未來到云則寧國胤說道楊都
爺則我看造旁室畢歸報然後當出來而張布政
行次不久出來云旁室則大同舊館東軒使之撥
毀依圖形改造矣而完全舊館不可輕毀故使之
改鳩他材四五日內造成云云遂撥取新館等處

遺存餘梗材木東軒庭東邊十一間依圖形造作
事分付且東軒上北邊快哉亭亦令修理以為休
息之地登覽之所舊館亦可容接不須改作而如
是紛紜督役至為未安寧國胤賚持催發運糧舡
隻咨文前向京城而吳總兵當日巳時到舊館臣
進下處問安則總兵具冠帶出見於東軒多致舊
意啜茶訖總兵辟人密問賊情及賊數多寡臣答
稱賊至今不退天朝許封而兇悖依舊其情叵測
老爺勝算自可詢知其狀賊衆則偵探人來說清

正之衆可七八千行長等四陣通共可二萬餘名
云云而去來增減不常難以的知云則摠兵說稱
我往年對尚書論此賊情勢必須水陸俱進殲滅
巢穴一勞永逸矣今麻都督軍兵隨後即來想今
過江已數日而季金所領水兵六月望後可渡海
劉綎又調雲南土兵一萬數千餘名七八月間來
到天朝大兵業已發動貴國乘此機會必討此
賊若以倭衆鮮少賊情無變等語經報各衙門則
論議橫生多敗機事云臣答稱師行糧從本國殘

破已極芻糧一事極為悶迫若大軍連續出來則
接濟無路未知山東糧穀幾時當運來耶摠兵說
稱舡運之事何可一一預期本國竭力供給而一
邊請糧不可以緩云則前頭措處之事至為悶慮
矣摠兵又說我南下則欲得有威望解兵樣宰相
一人協同料理云云臣令官府略呈魚鱸酒油花
硯等物則摠兵不受他物而只受油清魚酒而已
臣即刻馳向西路而揚御史駐遼東已久似嘗有
問慰之舉而臣辭朝時備邊司商議將欲先具咨

文馳驛聽候事理 啓稟追送而咨文尚未見來
到不分晝夜下送事

到義州揚經理迎候禮節及預備糧餉狀

臣於本月初三日到義州探得察院消息則往來
差官等俱說察院白牌雖已出而的於八日發自
遼東云令表憲齋持咨文急速前去以聽分付而
臣則在本府留待矣當日驛官朴仁祥回自遼東
曰面見察院則察院乃謂本月初旬間當發牌文
起程云云而衙門下人等或云老爺當待那軍門

到此相會後起程而軍門時留山海關暑退後出
來老爺之行則在於秋涼時分云其行止遲速令
難的知待表憲回還更為馳 啓計料事察院體
貌極峻而近聞其所為則嚴急最甚接應之際必
先致其誠而觀勢陳懇事情然後庶不至觸怒而
可圖相通論議而一路迎候禮節不可視同諸將
而迎慰使丁景達已到本府而官秩似卑中路如
有遣承旨問安之舉則使之進到江上別為問慰
以示致敬盡禮之意似不可已也自朝廷商量速

為善處事刑軍門專主東事而中朝有便宜處置
之命察院又擔當我國大小軍務而果於作為今
日利害成敗實係兩衙門措處如何而察院見朴
仁祥又以文書回答稽滯之事發怒詎責再三分
付今後勿復如前遲誤云凡答應文書呈火催促
下送矣近觀天兵連續前進而隨後出關將領又
有累起云每念糧餉一事未知朝廷何以得辦接
濟此外多官又將絡繹誠恐寇未退而根本先顛
煎悶罔極察院到鎮江則臣過江叅見仍將加運

糧而後出兵之事呈稟計料矣自古軍興非糧之
難備而運之最為難中朝縱賜累十萬斛穀而輸
到全慶地方用何力而能催趲及期乎平安則有
鴨江關市本道之民以用銀為要有銀則易得累
千石穀下三道則近來木花大無人民赤脫若以
銀子花絨青藍布等物輕齎遠輸分道散買以繼
糧道則飛輓之弊或可以少省矣急速商量指揮
事

馳報經理起程日期狀

當日巳時表憲回自遼東說稱本月初十日早朝
進都察院衙門投呈咨文察院坐堂使旗鼓官引
表憲進見却說爾用何故來表憲答說國王委差
重臣迎候老爺陪臣已到江上而無老爺之命不
敢來聽分付小的乃伺候老爺門下的通事故陪
臣先遣小的前來進呈國王咨文探聽老爺起身
時分小的為此而來察院分付我當十六日早起
身到鎮江留幾日即過江爾於午後來領回文歸
到江上伺候又說我前送咨文累件俱係緊急軍

務回咨尚不來到我作何處置再三謬遲未回復
各咨說與陪臣各別啓知催促云仍賞銀三錢矣
表憲退問察院舉動及支供凡事於旗鼓李逢陽
則答說老爺百物皆用錢交易只費朝鮮地方水
而已表憲以陪臣欲為預知之意開諭然後始說
其大槩故凡舉止及隨行負後數日騰書一紙上
送矣旗鼓又云老爺當與那老爺相會爾後行亦
而憲牌已有十六日騎馬之語此言似不可為信
矣察院每以我國處事稽遲為說兩咨戶兵工曹

一負星火下送而凡干回復文書急速修答付送
事

又

本月初六日右副承旨成帖揚察院出來日期預
為聞見不分晝夜馳報而大兵相繼出來糧餉接
濟之事百無其策極為悶迫天糧未至而後軍又
為過江則尤為難處如見察院此等曲折卿其詳
細陳告十分周旋俾無狼狽之患事有旨臣在義
州府祇受矣察院出來日期前已連續馳啓而

軍兵相繼出來事則臣到平壤始得聞知私自悶
慮急急前向計擬過江呈訴於察院而路見麻摠
兵牛陳兩將軍兵盡為過江已行數日程此軍則
不可更請還越江而表憲自遼東回還傳說察院
分付陪臣在江上留候不須入來云故臣姑留本
府以待其出來迎謁於道路為計而今聞御史之
行已到鳳凰城臣即速過江前去面陳小邦殘破
艱苦事情亦為料理矣察院性急事機甚重而朝
廷指揮答應之事甚為稽滯至於緊急文書亦不

漢陽集卷九 十七
得以時來到此後違誤取責恐非一二各別設法
申勅以圖速為傳達事

又

本月初六日有旨臣在義州祇受終遊擊差人蕭
兵備差官等俱說稱揚經理本月十六日起行與
蕭兵備期會於鳳凰城矣云云前項咨文令譯官
洪秀彥先往投呈而臣段繼為前去若將迎候於
中路者然而極陳本國殘破貧乏之狀計料事

經理分付舉行 啓

臣等連兩日見陳同知講定運糧事宜更與備邊
司同議應行事例磨鍊一邊送于陳同知使之轉
稟經理施行其事例別紙計開並與改分定行軍
兩路磨鍊入啓自聞慶向比安之路措糧極難故
雖迂四五十里不得已由龍宮安東等處抵慶州
事改磨鍊此意敢此并 啓

又

當日午時有撥報八來說稱哨探天兵馬得進入
求禮南三十里許有倭賊數十人豎白旗左肅縣朝

鮮男婦二百餘人在鋪幕收綿花稻穀堆積二百餘間哨探軍兵吶喊進前倭賊向山跑走招諭朝鮮人出來六十餘人出來其餘不肯出來奪得鳥鏡倭衣旗竿等物並奪回朝鮮人八十餘名又得倭賊免死帖未有賊將行長駐在光陽南倭賊俱向吐津走云云經理令旗鼓李逢陽出示倭書一張及免死倭牌字十餘帖我國人乞勿侵事倭賊處通書一張曰此倭書解不得問于解得人來說臣等令朴遇春招訓練都監譯倭勝太等審問之

際經理開門坐堂招降倭親問則其倭書乃行長小將下帖于其管下將而計開伍件寫說用心戰鬪招諭人民收穫田禾堅守牛馬擇地下營勿為散走被禽等事而其下兩賊將着押其免死帖則書行長營下仰役勿殺云而填其名如腰牌狀我國人通書則似是谷城順天鄰境居民等所為而末端書餘生人等白活復有姓名經理一一問訖欲差遣委官哨探賊情李逢陽將經理分付出說哨探差官明日發去你國詳知光陽等處道路及

賊情人十餘人精擇趁明日早門開寫姓名前來
且被虜人偷國不饒而殺死故不肯出來今宜雜
以鄉談作招諭文字約諸矢射于賊陣則彼必動
念出來此文亦趁明日早門書呈云云且李元翼
權慄手下伶俐熟知賊情可遣哨探者作速招練
事經理每以為言金應瑞幾時當來到云云頗有
等待之意金應瑞更為催促上來權慄手下及慶
尚左右道諸將所領中勿論軍官牙兵擇伶俐有
膽可以哨探人多數起送以備衙門聽用事急速

下諭何如

又

當日晚門經理旗牌官進達寧國胤呈文後招臣
等令旗鼓李逢陽謂曰權慄不給一疋撥馬在海
印寺等處挾娼十數人喫酒此何狀也臣等答稱
此實人心不該為未知何故致有此也李逢陽謂
臣等曰急速行文于權慄處出給撥馬所領兵馬
亦當與天兵協同戰守軍兵今在何處臣等答稱
權慄所領則只有精兵數百但諸將軍兵俱受權

漢隆先生集卷九
二十
慄節制云李逢陽各稱南邊諸將某將在其處所
領兵馬若干某將在其處所領兵馬若干隨目下
見住處所見存實數并為明白開呈云經理自前
以我國受任當事之人一不通稟事情使人邈然
不知遠處之事其意常以為未便元帥專制南方
凡干賊情及道內措置形勢似當頻數移文慰解
經理之心而全然不稟議不無益加疑怒之虞敢

啓

又

當日晚門經理令旗鼓分付于臣等曰全羅海邊
之賊屯據未退徐成水兵不可安坐江華當急送
南方明曉差人持令箭下去江華元裕男見在本
處否臣等答稱元裕男在忠清道時未上來云說
稱兵事甚急稽緩如此甚為未便云云又令守備
李大諫把總于承恩聽用官常感杜正部明日下
去光陽晉州等處哨探賊情謂臣等曰李弘發自
前出入賊營熟知倭情聞為忠清道太守云急速
馬上差人使之馳赴李守備等指向處招撫文六

漢陽先生集卷九 五
七十文連夜書出起送云哨探人兵曹訓練都監
抄送二十餘人書名以呈則經理各賞銀二錢其
中抄先遣人五名則加賞紅布各一匹敢 啓

與吳宗道問答留兵事宜 啓

前日萬經理送咨文之翌日夕吳宗道來見經理
相公王萬育與臣同寓者兼來問臣語及經理欲
令臣往東都督糧之事宗道說稱俺自癸巳年在
貴國貴國諸官多相識者俺則與朝鮮官一般凡
干事體何所不知前日則撫臺無留用之語我不

好開口論事項者撫臺有留此善後公文俺於是
可以言矣仍將軍兵應撤者早撤應留者早發信
地且擇將而量留兵以省一日之費以便屯積等
項開稟則撫臺深以為未便意俺與貴國親厚聽
諸公之言而為此說良可笑也上司因老劉不好
說謂你薄於天兵且謂吾與你相親俺欲稟於撫
臺遣你督糧如近日兩衙門所議則上司必以為
合意而疑我之意少釋矣又出示其前日開稟之
稿則欲早撤兵嚴禁約擇留將等事極其明白雖

使本國言之無以過矣初四日宗道將遣臣督糧之意果有稟帖而經理因此文為揭帖於上前初五日宗道乘昏來見臣說稱近觀諸上司所為不覺發笑我稟遣臣督糧則撫臺深可之即舉名為書於國王又送原稟帖此必謂俺與貴國君臣相厚乃為此也留兵一事貴國雖請減留撫臺意思斷不肯若請留平安道有糧處所而留一萬五千於南方則或肯從矣臣說稱此則不然本國湊合八道之糧僅可以供一萬數千之眾平安道留萬

餘兵則以何糧分給乎宗道說稱撫臺謂不足三萬之數則不成經理摸樣已有本請天朝運糧留防將官如李承勳王良翰等已請調來彭游擊則軍兵以剋錢告訴不知其幾每夜貼匿名書於衙門而上司全不受理必欲留之貴國事事不幸臣又問徐科道幾時來此答稱軍門經理俱有書請他回書以撥馬遞傳不多日當到科道必不肯來軍門亦不肯相會其來此難必矣但叙功至今未決上司之遲留都是為此云云係是唐官問答之

言敢啓

請調本國丁壯幫助天兵防守啓

臣近被各衙門疑恠嗔責仍據本職恐有妨於國
事前後累達危烟而未蒙 允俞冒昧出仕昨聞
萬經理罵臣托病退坐不即來聽分付臣即詣其
衙門以患病在告今始趨候之意措辭呈稟而經
理前一夕達夜飲酒不為開門坐堂稟帖則以門
隙投呈而管糧朝日知黎通判等指臣傳說經理
分付之事且謂臣急速馳往釜山督管糧諸官以

圖接濟云觀此等氣象少無協同商量隨便善家
之意唯謂本國為厭薄天兵斥臣主張其論欲推
諉專責於臣今陳游擊三千兵已往釜山藍茅兩
將標下軍兵通共幾七千又將不日下歸彼處之
糧從何處繼給乎告急之報必朝夕來到此時臣
必被詬辱而國事愈益難矣比見軍門意思則倭
賊約和而退舉兵哄我不無是理多以此為慮經
理標下官則又以軍兵多留然後月銀所得多又
利於此本國雖告懇減兵而不聽者意有在也留

兵一半於西路事前日備邊司入啓允下而
既留三萬之後題本奉旨欲送留南方則於此雖
爭之而無及矣且西路又盡蕩敗則後憂尤大此
是本國存亡所關若以為天兵一萬該支糧餉可
供本國兵三萬本國民丁雖死亡而各處收合可
得此數今減其半數倍調本國丁壯二萬幫助天
兵操練防守則可以為長久之圖而便於事勢云
云如是明白措語自上更為咨揭而諸臣又以
此一節事請之請之不得然後請留於西路未為

不可請更議施行

倭書契事備局回啓

云云前日釜山來到倭人或劉提督衙門內或
在陳提督衙門內或在吳副總下處此倭即監水
使狀啓所稱唐人三名通事一名一時出來者
也董劉陳三將要行長俱有封書其書契持來之
事天將等諱而不言其倭人亦不令我國人相
見臣某欲知其事情令降倭也汝文等數人着唐
巾穿唐服假稱劉提督降倭持酒肉就見於吳副

摠下處又詐稱麻提督降倭就見於劉提督下處
飲酒談話則倭人等說稱倭將等方在浪古也固
城賊將也即可瓦首謀送我等曰天朝官負朝鮮
宰相何久不入來徐出去探者云云又聞劉陳兩
將帶渠等入天朝一倭說稱劉提督若回還天朝
則朝鮮非久有不好事一倭又稱說何遠爾有事
問倭將死亡多少則說稱沈安頓吾未知的死平
義智尚在對馬島云云吳宗道與吳惟忠親切之
人得見倭書大槩說天朝何以失信我等如約過

海以待朝鮮王子陪臣而尚不來到茲遣某倭致
書云云極為駭愕當初兵曹因邊將狀 啓稟告
部院衙門則經理批下乃稱勿過張皇云云當此
丁徐相繼上本之時雖呈稟而必不許出者矣但
聞徐科官在慶尚道時吳副摠因其憲牌先為送
者諸上司甚怒吳副摠關王廟約誓時軍門招副
摠詰之云各衙門欲諱而終不可掩覆矣無論許
與不許依 上教姑令兩衙門接伴使措辭呈稟
不妨敢 啓

措置下三道糧餉 啓

兩南地方尤甚蕩敗今欲措置留兵糧餉當湊合
各道所有之穀漸次輸運接濟卒然前去邊上恐
無益於事而昨聞王家柱之言則經理以為我雖
令某前去管糧而其必不肯去云已為可駭而今
又見揭帖之辭尤為未安臣當速發行無致再有
嗔責筭念糧餉措置雖責在戶曹而以該曹踴令
難以檢督各路管餉之人依前戶曹判書無備邊
司軍餉廳率明敏文郎廳一人專管運糧諸事凡

臣狀 啓調度之事一意句管表裡相應且臣在
外方見之軍糧收放之際如不得詳明官負照管
則耗欠濫冒之弊不可勝言本道例以守令察訪
等官為差使貧而官事久廢所察事亦不得專一
此宜有別樣處置假如釜山有屯兵則本處又置
一放糧官至於他處亦然明查軍數細加照管則
奸濫之弊無所作矣且如交郵督運之所一體施
行則糧舡到即解收而舡人遲滯之怨亦息矣勿
論時散堂下叅下但取其下三道等處剛廉解事

之人分差責成觀其所為另行賞罰甚為便益且
臣若下去則宜從忠清全羅沿海之路者檢運糧
形止因到慶尚都會諸營天將而後稟請進止似
當敢 啓

經理分付咨文事 啓

即刻姜守備以經理分付來說曰今此倭情事國
王欲送咨兵部云俺既以天朝大官經理朝鮮而
來我在朝鮮則凡事我擔當今國王有倭情邊事
與我商量處置或送咨於我轉聞朝廷事體宜矣

若不告於我徑咨兵部則我在此何為當上本自
効撤兵回去云且留兵奏文速得回旨然後有處
置之事使臣以撥馬騎去星夜馳進為當馬牌當
成給並與夜不收護去云云敢 啓

遷葬後還朝問 安 啓 甲辰

臣伏蒙 聖恩亡母窆事得以無憾仰天悲感晝
夜雪涕而已事過之後心氣大傷疾病重發不能
出戶庭已過兩旬今始扶曳來謝不勝惶恐隕越
之至伏聞 聖候未寧累翔無減羣下悶慮之情

豈能盡為仰達哉自數日以來陰霧四塞寒暖異常不審 玉候調攝若何無任區區敢此伏地問安

赴京時負後依前數帶率稍存體面 啓
臣既膺陳奏之命事機所關極重且急論議多端今日尚未定而勢當朝夕發矣此行有所周旋盤纏人情宜酌量磨鍊俾無行後顛倒之悔而該曹所儲素患不敷此間又被唐官之需應將至沒數用盡不暇念及陳奏一行之盤纏行期甚急以盤

纏未備之故又為遲延極為憂悶請令該曹多般籌度除出都監及諸處所有未布優資人情應用之物使得速治行具且平時大臣赴京則帶率子弟奴子貧名俱有定數往年邢軍門與楊經理相議以為遼廣地方當大軍往來之會驟子一疋亦有關於調用故令本國略減使臣所帶負後其意亦以軍興時除調用驛馬之弊而已事完之後則自當按例處之况使臣往來亦有體面所帶之負後數少遍分方物坐車分馬後之跟隨者唐人或

指笑為假官至於禮部人亦稱藩國得罪然後減
往來賁後依國先自減削甚可笑也云爾則此事
尤不宜膠守一時之令而不為之變通也舊規雖
難盡復軍官子弟元數依前例帶率而稍存體面
恐為宜當啟 啟

在覲入來待罪 啟 巳 月

臣蒙 恩下去後因老父 言未即違離祇奉
恩旨不勝感悚自念親病未蘇旁無膏藥之人職
名久帶難逾越法之罪臣之情事狼狽同措今始

來詣稽慢尤甚不勝惶恐待罪敢 啟

進揚經理肖像 啟 庚戌

邢軍門回還時中軍戴摠兵延春請各建生祠堂
置肖像 先王既以允其請且以為如建祠置像
則有功勞於我 國者無如揚經理當求其肖像
於中朝以生祠每赴京使臣之行至給別人情以
求其真而揚鎬遠在河南無從覓得徒費人情往
返而已往年臣赴燕時得逢舊時標下叅軍黃應
陽語及此事應陽約以來春當尋揚經理者花村

山齋此時當寫真留待云去番奏請使譯官李海龍之歸 啓請傳致書札覓來矣李海龍艱難尋得其家則應陽各稱此畫像逼真矣而紙小無以展畫樣須令善畫人再摸云兩傳給於臣處此乃先朝屢求未得者而李海龍盡心覓來深為可嘉其畫像當與邢軍門一體寫置祠堂敢 啓

在覲八未問 安 啓

辛亥二月

伏蒙 天恩給由賜藥父病賴而獲瘳疾年餘日皆 聖上之賜也晨夜頌祝感泣同喻區區情悃

竊擬趁速上來而老父大病之餘有針治之事今始來詣不勝惶恐伏聞 聖體愆和久未快復瞻仰 宸極結戀煎悶情義狼狽方寸惴惴敢此問安

因兩司合 啓陳達事實 啓

伏見下吏騰出兩司合同草則中間有舉臣名為言者也而專與其時事實相違此必年久之事流傳風聞或致訛誤以至如此也臣壬寅八月還忝相府甲辰四月呈病見適其在備邊會坐也壬寅

年則建遣奏請使張晚金信元之行癸卯年則叅
翰請錄 聖勳之 啓其年冬十一月以遷癸受
由甲辰元朝白虹貫日有宰臣各陳所懷之命
臣癸卯病發累劄辭遶不得晚陳邊良傑冤枉之
狀幾死於達璋之事杜門縮伏終乃適免其間一
無與申礫詣公坐語及論功之事臣恐遶相後始
勤勲籍此後之事臣漠然無所聞知不知風聞之
言緣何而發耶但癸卯秋前曾與申礫累次相見
每語揄揚 聖功之事必以此說傳播而誤作一時

之話以傳也臺諫 啓辭重大不得不陳達實狀
惶恐敢 啓

因諫院請罷號牌事備局回 啓

臣等叅商群議反覆籌度昔朱子在漳州闢田役
不均貧民偏苦將正經界謂必可行之利三必不
可行之弊一所謂必不可行之弊一者慮奸民猾
吏煽起浮言而朝廷士大夫為其說所動耳其後
果有以失業之民羣起為盜上書而誣詆者朱子
貽書留正縷縷陳辨夫以朱子之大賢欲以正田

後而亦不勝奸猾之口今茲舉國之號牌非止一
州之經界其恐動詆斥何足恠哉頃有湖西富居
兩班被其婢夫輩明火賊害則倡謂以號牌監官
而見殺忠州客舍有因妓射矢之事則倡謂大變
以號牌而發造言恐費無所不至至謂赴京先
來通事到坡州碧蹄間為百餘騎賊所圍前日陽
智竊貨之賊乃積年題名難捕之盜而亦謂號牌
之故羣起而為盜貼匿名書於都門倡訛言於三
江種種驚恠之說不一而足傳云聽言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奸民之輕朝廷至此甚
矣而士大夫又從而和之則亦可傷也孔子曰為
政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役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
軍故日紊而羸軍偏苦徭役日繁而殘戶獨勞軍
民怨歎日益滋甚而豪富細猾之徒一不應公家
之役終身安享善樂懸殊國事日敗此宜仁人之
所勤念者近聞列邑所得餘丁隱戶或倍於平日
應役之數以此之徒順便處置依事目收布而如
步兵之為用則可以雇軍可以養兵可以裕國用

漢書卷九十九
三十三
可以紓民後其為 國家利益豈不大哉 國家
百事盡罷不為使民如郊獸野鹿而任其自處若
上古之時則可矣如其不然以今之事勢偏侵貧
民每有奸猾而欲人心之不離亦已難矣唯是殘
民之怨難以上聞奸猾之言易惑群聽自古皆然
唯在當事者不眩於浮議而善處耳抑有一慮各
官成冊幾盡捧完遽爾停罷則許多民丁盡為貪
官奸吏操縱侵虐之資或勒為假官屬或味以定
軍役富者納賂圖免貧者受侵不支年年擾民必

甚於設法之初此等曲折其未之思乎如是而遽
罷則亦宜遣人於各道盡燒其成冊然後庶無此
患而奸吏之竊識名而騙弄者亦猶多矣曷若從
容區處於一齊佩持之後觀勢而更議之為愈乎
先子書有云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利害之實
有不得而避者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想
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
害之實且者漢高初定天下從婁敬說徙齊楚大
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瘡痍甫定之時費幾箇工

夫而未聞天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此言
誠為至論若使禹益周公與漢高當群議之際不
深擇利害之實則此等大事何以得成就乎臣等
唯望 聖心堅定稍寬結末許令議處以全 國
家事體而已各道已捧成冊速令輸送於號牌廳
俾及農前一齊佩持其間人情便不更令
本廳十分商確為當言官 啓辭有云謀之不臧
怨歸於上至以斷自 宸衷為請臣等見此語不
勝竦然寒心臺諫又有以 廟堂講究為諉者此

言亦未的矣凡事當觀利害而已苟無益而有害
則雖十易之亦可經年講究又何拘乎今此之事
則有大益於國而無難處之患臣等雖庸劣其於
慮此亦深悉矣近將衆議揣摩商量下情所在不
敢不悉達敢俟 睿裁

獻議

用錢事議 癸卯

我國無泉貨只用米布為幣故農病而國貧當此
板蕩之時目前經費猶患窘乏脫有意外之需則

將束手無救不得已有所破格設法使利權在上而通行然後國計可以支度兵餉可以措備往年揚經理每語臣以甫國亂後糧餉匱竭不可不創用錢貨以裕公家之用一日急令臣商量應行事宜來告臣與接伴使金晬磨鍊 啓稟自 上以為難於遽用其謀遂寢今者戶曹之事日益艱難乃有此議若先自官家鑄錢流布之後約以某日為始於各處應捧布貨然酌用錢務使人情則雖未知行之可以久遠而利柄在官布貨流滯必有

所益第所鑄之資出處既少立法之後奸騙可慮此則在有司詳盡規畫俾無纒設旋廢之悔而已
伏惟 上裁

欽賜冠服奏請議

前有欽賜之例則何闕然不載於實錄而勅書至有合用冠服王國自制之文乎景泰間欽賜與否既不得明考實錄有所證焉而 仁廟行狀李彥迪申光漢所製之辭各有異同無乃以表裡之資為章服而專降勅書為誥命也耶不然實錄何詳

載勅書表裡而獨闕此盛典耶臣初見此二書以為有舊例矣更為查考可據之蹟則此文似是一時詞臣之所鋪張亦難引而為例率易奏請恐見抑退伏惟 上裁

又

以為景泰年間奏請冕服者乃是 世子受封後過累年後事也今此謝恩使之行既有厚給人情查訪中朝前後故例有無則景泰年前例亦令備細訪問待其回還詳議慶之事有明據詳盡無悔

伏惟 上裁

恩賜告 廟議

以為恩賜異常實為一國之慶第自 祖宗朝以來得荷 天朝異數而陳謝者非一其時亦有進賀告 廟儀節與否查考則可以知矣 先王朝亦有特賜蟒龍衣陳謝之事查考其例施行亦為宜當伏惟 上裁

黃應陽欲謁 陵寢議

以為臣某赴京時黃應陽見臣言曰聞 先王之

諱音為製挽詞十絕西向再拜插香並燒以哭云
其情非偶然說到者今來欲拜于陵寢亦出誠
意在彼欲盡其情則在我當從其言何可以無舊
例而拒之臨時聽其所言斟酌善處似宜伏惟
上裁

臺臣辨對議

以為臺諫事體重大所言雖涉虛誣與之辨對則
未知其得宜也嘗聞成廟朝憲長劾論新進倫
紀之失而成廟深覈言根乃施禁錮之罰此乃

祖宗一時顛倒警動之舉後來則無此例惟在
上裁施行

呈文

呈揚經理文

朝鮮國陪臣姓某謹稟經理都察院臺前昨蒙老
爺指教欲調韓應寅來管芻糧職尤切感悚不知
所達近據南邊哨報賊分路四散搶掠諸道各處
粗完郡縣今盡為灰燼天朝糧餉既難趁期遠輸
本處諸穀又被焚掠百爾思度恐無善策見今忠

清道觀察使金信元全羅道觀察使黃慎慶尚道
觀察使李用淳皆可幹事又有分司戶曹參議李
時發兵曹正郎李光吉勾管忠清道參判李光庭
兵曹正郎楊士衡勾管全羅道參判成泳兵曹正
郎成安義勾管慶尚道嚴勅此人等着實調度即
可收拾支給不必更調韓應寅前來勾管且平安
道地方係是今日根本棄其所管猝來辦糧恐有
損於彼於此未見大益抑前項各官既有勾管兩
事體緊重必須有檢督申飭之人則司憲府大司

憲尹承勲頗有幹才該應試遣乞老爺商量更賜
指教若備糧形止發兵機宜當待差人查察回來
另行開稟為此理合具稟

呈楊經理文

朝鮮國陪臣議政府右資成姓某戶判金晬等謹
稟經理都察院臺前本日據全羅道觀察使黃慎
馳啓本月十八日該珍原縣監沈倫報稱倭賊自
海南北上一起向羅州一起向南平一起向本州
時下屯據本縣五里外搜出山谷殺掠人民長城

及蘆嶺等處賊徒充滿等因節據哨探人等說稱全羅道人民多欲倡起鄉兵勦捕零賊而本道節度使李福男戰死之後各兵散潰未易收合若得天兵一枝進駐羅州近處作為聲勢則遠近之民必將聞聲來赴等因又據體察副使韓孝純報稱職收聚官民大小舡四十四隻分為四起派定差官初起差官德山縣監金用礪二起差官所斤浦僉使張彥平三起差官馬梁僉使呂卿軸四起差官唐津浦萬戶金夢龍鱗次督送江華等因又據

兵曹閔稱本月十九等日准本府移閱蒙經理都察院分付水兵前進係是緊急軍機全羅地方該應駐兵處所着令李舜臣作速開呈前來因此本曹再經馬上行文去後今聞李舜臣欲追勦海南等處載糧賊舡還下右水營前洋差人被羅州等諸處賊攔截去留未即往回第今全羅一道防範蕩然賊恣意焚掠水兵如及此時前進本道群山浦右水營等處相勢進退則賊必疑憚撤去遺民餘糧可得收集水兵迎候將元裕男馬上催調而

方在忠清道時未見來兵機閔重嚮道之人不可
一日曠闕原任節制使李仁兩慣識海路方在江
華元裕男見到間姑令李仁兩代事一邊催督元
裕男前來等因准此卑職竊念全羅道賊勢弄熾
而力分散渙合令出奇勦擊且聞本處被擄人民
等如見天兵前來則爭欲為內應趁此機會抄一
枝精兵進駐陸路前面又令水兵催進協同李舜
臣防勦則本道鄉兵響應而起被擄人民亦可進
圖脫來至於水兵糧餉則韓孝純所送舡隻容載

萬餘石糧米括出海邊各邑米粟繼糧亦便乞老
爺酌量裁處干係行兵事宜當為此理合具稟

呈禦倭監軍文

朝鮮國陪臣領議政姓某等謹叩首百拜上書于
欽差西路禦倭監軍道臺下職等蒙寡君差委
奔走於戎馬調度之間其他則未暇省焉晚聞寡
君被丁蕢畫參奏不視事者有日舉國遑遑同措
職等在遠外不得守王宮而呼籲又不得泣訴於
制府科憲各衙門徒自摧腸腐心瞻望於悒而猶

未見本稿未知其所參辭說何謂及今始者謄報
可恠可愕有鑿空而做出者有因迹而搆捏者有
人心天理之所不可忍道而恣加詬蔑不已者職
等目不能正者耳不能正聽且驚且憫且憤且痛
久而不自定也欽惟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上
自諸老爺下至各營將卒親覩小邦事情彼疏中
之語不須辨論茅君臣之義根於秉彝如天經地
緯亘萬古而不可易者若或以不韙加之於此則
庶人猶不忍晏然自處如平日况於一國之君乎

今茲寡君被誣之事一日未雪則一日不敢以常
禮自處二日未雪則二日不敢以常禮自處此情
理之必然臨變激惱自不得不已吁亦戚矣小邦
自箕子受封以來遺化未泯仁柔貞信見稱古史
遠我 太祖高皇帝誕撫萬邦而國祖康獻王始
受封於洪武壬申之歲迄今二百餘年至誠事大
恪修侯度得蒙 列聖待之如一家東漸之澤浹
民肌骨若寡君拱北之誠如金之百鍊而益剛如
水之萬折而必東天地鬼神所共鑑知曩在辛卯

年賊酋秀吉有射天之志貽書哄贊語極悖逆寡君即遣陪臣金應南具奏以聞朝廷賜勅加獎翌年夏四月賊之先鋒陷釜山節制使鄭撥死之茅二日陷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賊分路西上小邦軍兵一敗於密陽再敗於尚州而都城已瓦解矣小邦昇平之餘猝遇滔天之賊勢不支吾無以截殺屢要借道或脅或誘寡君以為力屈於藩蔽則寧赴訴於父母而死矣遂與諸臣之執轡勒者決意而西欲守沮江賊勢盛逼退駐鴨江請為內

附于時本兵首遣差官黃應陽等探者賊情見賊贊誘書不覺拊膺垂涕曰朝鮮為天朝受害如此而天朝不曾知矣賊屯據平壤辭語極凶悖朝廷洞悉其狀遂發兵拯救寡君於流離顛沛之際奉而周旋者惟是一節忠義及大兵快捷平壤而直至于臨津咸謂王京以南譬如破竹再無異議不幸師頓不進淹歷夏日而一種苟且了事之論作矣於是或言釜山舊有倭戶釜山之有倭不足逸也或言朝鮮歲遺倭奴紬米今與之修好

可矣轉輾文飾奏報塞責目前以誤大計噫虧損
天朝體貌至今七年而勞再舉者實此報為之
案也豈知今日怒甲移乙之言仍而誣陷寡君又
如此耶嗚呼痛哉痛哉對馬島本小邦慶尚道地
方中古為倭奴所占舊有投順倭人來居齋浦藍
浦釜山浦三處非我族類而易於煽亂往在正德
庚午年小邦驅勦無遺此在小邦輿地書可覆視
也對馬島為海路咽喉山多地瘠無稻米本處商
倭來要邊市傳報賊情或日本倭奴與對馬島倭

奴而求往來者小邦並羈縻不絕定其歲遺船數
及圖書符驗一年應受米只二百石此與天朝
撫邊上捷子一般雖是小邦事體之所不敢而區
區只為海邊赤子設此事耳若海東紀略則有陪
臣申叔舟得日本之史記其土地風俗梗槩仍以
序文弁其首其書日本紀年者只是謄本文而備
覽耳其序尾大揭天朝成化年號此則何不舉
耶漢時諸侯王於其國自尊為宗者有之此出於
臣子欲尊敬其主之私情耳如酌其情則觀過可

知仁矣先王何與哉寡君即位三十餘年未嘗一日有聲色弋獵之娛日與儒臣開書筵訪治道問民事其不喜繁華儉勤于家邦即素性天出而無待於典學矣只以昇平日久武備未完令德在躬否運難免以治世得民之主值千古所無之變此則天也數也其於人力何哉然而倭奴蹂躪八道服節死者無算未有一守土之人附順於賊征徭七年調發日苦而百姓忍飢爭赴官令寡君之及人之仁於是亦可見矣職等每痛寡君遭遇之不

幸而猶自慰者義聲聞天下斯無愧於後世矣不意橫被惡言反肆誣陷環海東一域凡有血氣者忠憤鬱抑誓有一死尚何以為生哉倘此惡言未即蒙昭雪則寡君視宗社土地如視敵屣恤恤如窮人之無所歸東韓之民舉為罪人將無以自立於天地間滅賊報讐特餘事耳仁人君子寧不為動念乎哉伏乞下執事明白 奏揭陳辨使市虎之說不得恣行以洒一國至冤至痛則小邦君臣生死肉骨受賜而不敢忘矣情懼辭慙伏希諒察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九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

簡牘

與鄭景任書經世

一雨斷送殘暑病骨欲蘇遙想牙門起居同此味
也昨荷問書滿紙忠告實獲我心尤切懇慰夙計
不待此而已決寧有中止之理第四劄之 批為
狂簡之言不須介懷為 教八劄之 批以 寘
昧得罪於賢相為 教章劄間措語則漸為直陳
而 聖教一向虛具拘迫不圖世間有如許悶處

境界同措同措生得遂歸養之願情事畢矣但近
間風色日益可惧斯文是非乃餘事耳深恐釋負
之後亦不得寬心吁如之何

與鄭景任書

再奉令手札披慰何量梅種又承令惠龍津山澗
從此盡成孤山風味百歲之後必有指點而說左
右者矣止一時薦賢之賞而已不佞今朝上六劄
頃者伏見荅諫長之 教有是非莫定之辭而政
席之進退日 示好惡妄言者將非久不辭而自

見退矣想令監時接邸報此間景色可默會也

與鄭景任書

自送老親東還心緒益復無聊忽忽着度凡千知
舊聞問一坊廢斲數日來園花盛發有物華撩我
之思欲與同人開叙鬱懷而公事之外又無委過
者時時念懸左右為之歎遡耳近聞無理無形之
謗多及於鄙人而令亦與焉欲令之速得外補吾
亦切焉即與朴侍郎語此而令尤適至相對說罷
發一笑耳

尋常一念長望東南雲手札忽及感慰何量不佞
病伏一年遭 國恤奔踊今復添體察之 命往
代梧翁望前當着鞭過烏嶺世事心久灰矣南中
規畫蕩然無着手處此行能做得甚事九百盛慮
所及幸有以示教臘藥散人得之無路行到星山
連城之間如有往來人當以一行救惡而賫去者
分送也即聞痰眩為祟此病不佞已折臂百藥無
如止酒頤慎攝慎攝相思歲又除矣臨紙惘然

荅金昌遠書弘微

與金昌遠書

別後時序變矣聞問無便悵遡何喻即想仙區夏
景令莅萬安懸懸常川不佞自蒙 嚴譴欲死無
地晝頭屏慮與世絕頃又猝遇妻母喪連日於
哭泣之中舊患痠痛深痼僵卧苟遣矣初搆 啓
草早知有犯觸而令誨亦然今乃至此致事體傷
損非細而身不坐重罪適免而止以此益無以為
心不敢向人舉顏令監必默會此間情事也匡相
乞致仕 命下該司回 啓以 上裁覆 啓而

論以不准若以錢樞密故事見之不佞之年亦踰
四矣職名在身極為未安何如何如餘冀節宣萬
重

答金昌遠書

天南渺然信息無憑即奉情問備審比來令起居
遑功邈慰不能自己不佞事與心違病隨日添尚
坐百謗中未尋遂初愛悶仰屋而已驪陽之命
已久而迄無進退之音未知作何處置屋丈服中
氣力近如何聞羸悴太劇常川貢慮見教河起溟

事即施以送餘臨紙未盡只冀順序珍蓄南中軍
怨已極變通之策一日為急而計不入手痛悶痛
悶

與金昌遠書

一別歲再換矣音塵邈然南望耿耿未委此時黃
紉氣味何如令人悵戀頭欲白且不佞積傷成病
仍作廢人身心既恐不久於世而世事又復驚心未
死之前何復自致於商顏在水間時與老兄輩倘
佯耶此外只有流涕無可道者今進鞠生乃矢石

間相隨人也。慙候起居。庶相此間萬安否。歲時因
豐山居奴傳一書得免浮沉否。

與金昌遠書

令行之翌日。變致一倅。將圖奉而不及。仰悵何喻。
襄陽事盡力而竟不利。奈何此後。如有便寮。當致
周旋。生勞病已劇。勢將不久。顛仆唯以南方事甚
急。以此悠泛。苟遣恐未知死所。長歎耿耿。還施功
冀一叙。

與金昌遠書

前者伏聞令岳尊令鑑之計。不勝痛恨。遠在海邊
苦未得候慰之便。來抵星州。又聞愆和彌久。至於
沒絃私坊。慕慮不能自已。即今未知襄事已卜完
而令體亦神相平安否。懸念懸念。生歷巡海邊。蕩
然無所為所得。唯痰痛耳。來卧星州時。費長吁而
已。向見方伯審令公氣力頓異於往日。不勝憂係
凡人肺病則真源日耗。而心熱亦盛。以致陽不降
而益升。不佞少年亦不謹杯勺。而重困驅馳。酬應
肺病日深。而氣力歲不同矣。身度此境。乃知病根

所崇敢以斷酒蘇肺之語進藥於左右幸俯念不
忘則未必為無補奉晤未即圖臨紙悵悵

荅金昌遠書

金醫來致令札披翫感慰足當一拜不佞久留海
上瘴熱中人昏悶僅遣通問有冗故方急身又在
遠邊令聘宅襄事已完而尚闕走人委候瞻恨徒
切日者副使說令公調攝過暖一切不用藥酒此
殆失矣氣虛則風氣易入連綿致傷無已時須以
好醇酒適中呷下行氣壯神甚妙天池茶導滯消

食食後服之快好一封送表幸領悰金醫即還送
矣餘冀攝暑萬重

與金昌遠書

初寒想惟令况萬重瞻戀懸懸憑聞屋文暮年執
禮太過區區憂念何以盡喻臨老執喪禮經亦有
減殺之訓幸令公善告節哀俯禮毋貽後悔不佞
準擬一吊廬下仍與令公面叙隔年濶懷北胡造
變 召命甚急且家有功迫患故辜負此情瞻望
痛恨開年正月當復下來其時擬作一拜第聞令

公還廢止酒篇不勝嘆慮幸望節齋自愛以副知
舊之望臨紙不能一一

荅金昌遠書

到尚州留數日行過獨山村瞻望舊宅恨違一叙
此承情問感慰何喻第審體中有愆負慮良深不
佞積年矢石間重得痰痛今來筋力頓異往時痰
恙頻作奈何本道之事猶未料蕩然至此四顧無
下手地脫有警報坐見土崩時費一長嘯而已益
之令公昨夕亦來會相與語及左右戀戀耳臙劑

在尚州盡散隨後當有得銘寄後歸人計也只冀
慎攝萬安尚州見柳桐得聞尊舅氏令公患疾非
輕歎慮

荅金昌遠書

欲作一書評候令問先及仰慰仰慰生觀 奏文
畢勤而乃發行姑不定日時事日益罔極東奔西
走死在何所為之一悲歎耳昨昏見畿伯語及令
鑑事生勸之即傳鄙意不審已有言耶近日則左
右雖有不安節者亦宜勉出仕凡百有可商量

願細諒速出生為舊日知厚豈容不相盡哉

荅金昌遠書

隔一嶺而貽久濶今又失一別而行能不悵然書
及少慰少慰即拜首相於備邊司語及左右所處
有異於淺見此恐不然時事日急浮議滔天何故
無端而買人一番舌哉願更商量後必想妄言矣

與李子常書

恒福

生元來少知聞而近尤甚焉絕不見外間人耳邊
初無所來說者只以老親三冬病傷之後氣力大

異於前疾恙頻發適歸一念晝夜耿耿而臺論適
發於此際諺所謂欲泣而逢打者之類也此非藥
餌可瘳者而自上命賜藥是辭單未蒙 天日下
照也詞臣撰 批太違是外人不知吾情事也朝
鄭夢與以都憲之言致一書生私自發笑不意台
兄又有云云也從前不避人言自謂差有長矣設
令有是實不足介懷今豈以此為去就乎是台兄亦
未悉吾本情也此情荷誰憐愍

與李子常書

有族姪來示新印柳湖傳後敘乃違城之子憑所
知人而要不得一者者也其間或有異於違城因
拷時所傳聞者台兒既非此獄委官柯勞拈起兩
帶訟為我別結違家人劫懇幸可分付香劉使何
日定入城耶兼候起居

與李子常書

舟師聚格卒為難業此號解之時秘護屯君集兩
未得可人崔從事甚便於公私方在禮府未敢自
為請來淮陽設鎮畢竟做不得此亦須崔從事為

之昨與張同知相對刺刺台雖在告未可令副使
改之否係關甚重敢此臺諫承宣相繼而出台兄
何時翻然耶

與李子常書

聖廟久空王堂盡劫去今日府院諸公欲詣 闕
陳 啓云外議憤激事機日急一日似難循例處
之吾儕或請對或與正卿或二品以上同辭 啓
之如何今日有方物封裹之舉此亦大事而臺諫
無肅拜者亦不得為矣病中不勝憂懣敢告幸示

報

與李子常書

曩台以任避為癡語日昨得聞崔避草則件件皆是虛語而費了許多經營飾為回曲前日台示招趙哥促之者其果然矣其時趙也因他事來見吾語扈衛當速徹且聞內武庫兵器見失此事欲知虛的云兩處置臨海事不曾語及假有是意其能語於此人乎今乃云云李也雖在遠趙也在京其無言乎事發數日吾對黃思叔及一宰偶語玉堂當

輔導君德今為告首未安不料此語邊落於其耳發盛怒於此而悻悻怒於自為之地始焉唱說諸處今又聲言引避以播於衆聽而乃託言不仕以為隱伏計者必矣今日又不出未知有何事耶任之引入亦何意耶日間所聞所慮乞示之觀其人似是虛妄惜名而中無主良可笑也

與李子常書

我以李而落不測之地台以崔而增入相之望交友之利害相去懸矣似聞鞫廳罪人繼得而隨

後被拿者又相續生待彈而不發欲辨而不便無
端吟病度日卒可指示方便否 鞫廳刑房都事
高尚志解語舊上舍也頃被任徽官在彈彈廳上
下皆究之監役官李懿信之代收之解究如何其
人可用其究又甚并希台照

與李子常書

府院諸公先吾儕伏閣則吾儕似失事體茲以云
云矣朝見 答銀臺玉堂之批鄙人素有此慮今
果然矣今日之事不可以常規處之雖更下萬萬

曾如有一分補綴之勢則早晚徐疾何闕焉深恐
任策大為疾崇而鬼蜮之說隱發莫測駭機此事
終頭基 朝廷之大禍高明商量如何適晉原奉
過勸以今日上劄姑俟他日與同吾儕舉措矣如
何如何疾困不備

與李子常書

一寒中入流汗不能起悶悶或言右揆劄中盛斥
五峰與生云兄亦有聞否恠安之徒持酒饌留連
其門下數人罪目可懼早晚必有助我一大學生

只俟此榜今不要急聞先聲耳勘勳甚迫歸計亦
忙明若有 命召則欲擁衰扶曳勉入賓廳明早
可令錄事告銀臺否手戰胡草不盡

與李子常書

親病彌留不知送迎歲律而似聞城中人議不佞
行止者多不諒本情世間事類是尚何數焉第適
衢貼榜台兄亦未及知而生之一家之憂病又相
值焉深恐外人未悉家間患故而反起猜慮是之
為悶焉耳李琰乃昔時朴忠者所賞拔人又為吾

儕識面三四年而棄在田野間武弁與名倡過
十年則決一生矣台兄議西北時毋貽用智恨老
之歎如何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回念舊非茫然自
失奈何

與李子常書

畏懼病發有如溺人之俞向深也曾蒙示誨未能
容易開戶今則時月既屢更矣蹤跡益狼狽明間
欲上長單乞辭本職與魚帶提調聞度支有啓將
循例寄祿尤難強出且念事機或有耐過時月為

漢陽先生集卷六 十一
便者安計素有在故雖以高明之教而亦不即回
惑奈何如有所商量則示及幸也

荅李子常書

示意謹悉昨聞先來通事之言使臣語臨海一款
殊失於不痛快而撫鎮差官之事反覆思之終未
曉其意舉措亦為殊常無乃有所以然之故耶此
間有淺慮所及而未得抗顏參於獻議之列又未
得見使臣周旋之狀一國之大事不堪悶鬱幸可
命槐院人緘封見示否華帖承領但吟咏非時而

吟思久沒其何能副命若不速為推還則留之待
後日

與李子常書

任舉子削科未安事外間群言吾儕當有一言頃
暫以右揆意告左右矣右揆昨又貽書如此未知
何以為之嶺劄事劄未下前似不宜隨衆爭叫而
此則又以為尤不可緩生近來私患憂迫釋負念
切察職心灰開黑欲從衆願台諒教右揆書見訖
擲還

與李子常書

命召三下而不進悚慄無地乃草劄以替議單而未得見禮部咨有同去局行奕者今乃見焉則讓本似因譯語失明白而發而面質則又令覈其真讓假讓者耳因其有而辭之謂之讓有可疑而詰之謂之質今不其然差官來此亦審其實狀而去等項措語善及於回咨如何今朝槐院官以台意來示奏章而勾管文書自有該掌生何敢侵之但運思為責作文次之似過費技辭台以為如何不

備

與李子常書

天朝之有橫議想全為福王而發而至有面質讓本等語則不解事之酸議甚矣但聞使臣論臨一款說話踵前日奏文中語云其果然否凡事當以實未知 廟議達白如何見朝報則文官一人賫奏去必以事體為重而不令譯官獨去也文官之行訟路有遲滯之弊何不令兩譯馳去乎進奏前去則大事必即完而似聞外間多駭目者屏處不

勝悶慮幸示及

與李子常書

三十年知舊方落於不測之地台兄為證於其間
不思手援以救之耶欲上小劄劄中字字盡實無
毫蘊第懼狼惡之人傍有駭操幸措語間細諒細
教也

與李子常書

忽聞敏手先呈前頭變恠將多所言兄為其一我
為其二分題亦不妨矣劄草見示

與李子常書

見彈則行止快矣而不彈而極醜詆使之自處所
忝非庶官其為朝廷辱豈少乎彼言有同米市
鬪婦言對辨誠可恥不即有一言亦為此耳第聞
士夫進退廉恥終乃無言則恐難矣如何如何昨
見王汝所與語此事之士友則大事大發後渠有
上疏之意云喜事之病一至此哉

與李子常書

朝聞崔也不出而教任先避今見避辭則顯有挑

起大禍之形欲以實前日及獄之說良可畏也早
料其有駭機而克慘乃至于此吾則死生都任之
矣第未知 國事將何所底止耶禍機若非細則
台預議于首揆而善處亦一策也聞政府 進香
迫近首揆不得不出云然耶臺諫畢避後欲呈辭
劄暫達情悃其無乃更惹起否耶明日將不得進
鞫廳自此恐相見漸濶敢以書布

與李子常書

早知言發有駭機而近聞私相聚說則可懼可笑

可痛臺官姓崔尹俱不出而南也先出至堂抑造
何等揆耶有人來說崔有大事必稟台命大言動
之則無他事云台其能處此否草堂雨漏不堪欲
取蓋資武庫紅押惠為功

與李子常書

昨見五峰委書深諭今荷台教又勤至生非木石
寧不動念第生之情私舉國人皆不諒今刻又齎
送養胃藥一封于病親所流涕仰天而已所痛恨
者台兄無一語及此功迫狀于筵席間耳

與李子常書

行左奕而蒙謬命筋力所及自當勉徇 國事第
聞數日來群議愈益趨動進 奏及差官回報之
奏入去則事完必矣今計但當速完進 奏火速
發送而生之行則備擬今明發者以俟 中朝或
有他奇而即發可也未知廟議如何廣寧差人則
欲以何官遣之乎示教凡事動則謀不周觀人之
辭色多動者是何故耶

與李子常書

自出太廟連日困卧今日疾作不得參會坐此草
欲面議而未果幸片教如有別意不妨婉辭添入
嶺劄啓闢而終頭必賭待不好事可嗟可嗟胡草
不備

與李子常書

病戲一劫不見人間嶺南鄭公又生駭浪未知台
議如何而景象又如何耶流聞多未安可嗟可傷
陪吏為其同生投懇狀諒賜分付

與李子常書

江缸電別自入道廣以來尤劫依依生宿緣耐苦
世間壬辰以後歷盡平壤島山倭橋之戰風雪滿
寢衣夫石落傍邊自謂險艱嘗已盡矣不料苦境
尤有難堪者畏景鏢金炎塵眯目數步不能堪行
乃日馳百五十里此際擁逼困惱之狀想故人
以體諒也所幸得及兩差官之行於廣寧不失事
撥今欲圖遊多官會議之時恐筋力先仆耳通間
未知風色如何身苦而耳寂為幸每想左右與梧
翁作何事業當初邊上多胡說差官若不能善處

則 國憂大矣搃鎮為我 國頗盡力而告計之
行多雜言極可怪訝到京有周旋之事留譯官而
先發恣恣不盡

與李子常書

申疏何由見只因人傳說大槩得聞主意耳昨書
有云舉名顯彈然後不得已而入云生之被斥極
重非特顯又顯而已從此無出門之勢今日雖承
命召亦告病矣兄則無指名之事何可必與我同
哉大事不能結末前頭恐觸 天怒願兄毋入水

而接溺人也

與李亨常書

病臂施針半日伏枕 詔使迫臨禮有所疑敢質
左右近日之事多有出於臺閣而元老未及與知
者雖然如 朝廷大禮軍國重議台兄在位其敢
曰不知幸諒教常時慕華館迎 詔後大駕從新
門先詣勤政殿受 詔勅例也今乃行此禮於南別
宮此處必不成模樣既立正殿舍正殿而行私館
者何耶又聞熊 天使則頌 詔於南別宮劉

天使則頌詔於仁政殿此尤未解如白衣設宴一
節思量不妥熊使雖一任本國所為而劉宦性急
太自重豈許衣白到此狼狽而前後異規其將以
此吊彼慶為諉耶似觀近來氣象日益瑣狹江都
定計又有歧論欲遠事湖嶺海邊向化預處之言
尤近於婦人之議此言先播則事有大不可者倘
局何不善弊鋪陳攻破使外間聽聞曉然耶江都
若欲為早晚依歸之所則當破格措處若是循例
無實未知其終有就也台以為如何

與李子常書

昨日鞫廳無繼入者耶計於何間可結了耶鞫事
過殘陽則無移于三省之議耶昨有人見中丞而
說稱見避草變前所聞者極醜詆云聞來皆虛語文
飾且言此人提起吾片罵云云儘無形影必中間
教唆者做出許多言也可笑可痛此人今日出而
定避云台必知其狀幸示之

與李子常書

靜攝想漸復常勤邈即見吏報館儒又退散頃見

四五上章已駭其過今遽有此舉終頭何以善處
昨有人傳嶺南諸議必激大變今之所憂不在斯
文是非而朝廷之設禍機是為大悶似聞外間
風色日益可慮若何而暫調劑乎生初慮其如此
不欲先下手而見陷溺之勢手攬其波乃倍其人
吁可嗟也

與李子常書

生之乞逋之情上而天日未燭下而舉國皆不
知私功悶歎昨銓相送言得聞台兄與右揆答銓

長之語台語深得事體生方以為幸不料其說熾
起而右揆之欠商量至此也此事亂後始創開者
以公以私豈非俱不安乎今幸台兄在焉其不循
流俗之言而為苟且之舉也審也第今勸之出者
多不諒生衷曲乞台兄語及而痛辨也生雖駑劣
豈不能容一人之言而悻悻介于懷哉况彼既以
好直自名而如悔其誤設則因而並濟固無不可
何必膠滯而使人視若深較然哉直以所處之地
異庶官欲審其自處於此地者耳昔鄭文翼公為

相被論停 啓翌日即就職此則其勢有可以速
就者漢之直不疑第五倫自甘偷金槁婦翁而不
辨此與朋儕言耳若景帝明帝諱以爾曾偷金矣
槁婦翁矣勉其棄前過而就命云爾則此兩人者
必不晏然御史京地尹之位矣况生之所負者是
何等事而自 上猶未悉其狀至於詞臣撰 批
亦每以論議異同為辭生之情事於何暴白而又
何由以抗顏乎韓魏公雖以三朝德望蓋一世而
一被呂陶之斥神宗於初政雖極力勉留而琦終

去相位古人於去就間其自處有如此者頃日黃
思叔以台教來勸出生問設以身處此則當勉出
乎當呈辭乎思叔不答此但言事勢必須出仕生但
見決不可出之事勢耳未知此事勢又在道理幾層
耶台示云有云云台以身處此則能翻然耶終乞適
耶棟橈攘傾非待生之去就於此時而人之歎之者
已久矣凡此曲折願深加體諒也王汝既誤於前又
欲誤於後可笑其迂之甚也如有所疑覆教之幸甚

與李子常書

欲有一言而恐近於彼所為者焚稿而默坐噫國
事乃被弄壞如此痛哉昨見台 啓辭及鄙割覆
啓私心甚憾今又以嶺外帥臣自處而若超然於
世務之外者當國首相乃為此言此計而其於大
段都超然不念其安于心耶即有教速出大將生
摧遏公論之人不敢抗顏論舉推之于備局願台
準擬而待之

與李子常書

左傳還鷓謹領第題面甚麤誠如前日台諭可笑

今年冬為造物所戲病憂與家故連仍廢却玩閱
舊書虛送好光景投老懍懍奈如之何

與李子常書

此時忝在大臣勸定此功身密其列疚心奈何今
所憾者宦寺下賤並見收錄而叅榜百有十九人
則其亦博矣死節者無一人得叅後世謂何生自
初如勉就於打白之題者而無以盡情商議 榻
前妄發又被沮於僭議彼湖南人心必多憤惋矣
車云革亦叅於敵愾之列宋鄭之輩不追叅則已

矣今取此人等而反遺倡義之人親承至當磨鍊
之教其安於懷乎生欲辭勲以請此人而支離不
敢將何為而可哉幸酌量示教

與李子常書

近以病不得出門久矣曩一遭勉進 闕下又作
數日呻吟聞台兄廢仕有日而至廢獻議愆傷無
乃重乎邇慮今此鞫事異於規例而遷延無了期
非但方外臆說漸曉曉八道稱臨海奴而橫行者
其庶不億今盡為失業之窮寇以此景象安能無

後來之大虞昨有人說稱臨海置諸桐縣必激召
兩湖之變請速按法或安置六鎮而具疏將上云
近有一種論議有如是者耶或又說 天上起畏
而愈飾嚴衛者皆左之所為而其間有奇奇恠恠
秘密密千萬種可惋又可笑也但未知國事終
何以收拾乎首揆雖出恐無可為其意必欲盡乎
頃有人來傳崔也到處詬我至欲劾擊而東曹鄭
侍郎亦和其說云吾則毫無所歉乎心是亦妄人
也已矣吾久草一疏欲達情而恐大駭衆聽又恐

與李子常書

貽損於 朝廷而反沾自家立節之名悶默而置
之矣不知台以為如何亦教

遠卷感坐寂無知聞今見吏報右揆之論語及台
監為之顰眉一吁然於台監則閑賦也又何歎焉
頃見張同知聞台教僕亦豈以於本職而乃議定
奪兼任者况論議以本座可議而兼任不可改云
台何過慮為端候不備

與李子常書

還冊依領示諭果當事不着功而認得者譬如不
耘而自長之禾穀長也雖一般而收實相懸參之
人事寸爽心悟者畢竟所得讓與質魯堅確者意
前賢所云似謂階級精粗之論不知小學四子周
悉耳台意以為如何居閑有念有疑無便陳晤良
歎良歎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



